

胡适 | 徽州之符

hui zhou zhi fu



大一师一寻一踪

DA SHI XUN ZONG



• 美人靠
• 李改胡

• 徽骆驼
• 风雅颂

陶方宣 著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大一师一寻一踪 陶方宣 著

胡适——徽州之符

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适·徽州之符 / 陶方宣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 2011.3
(大师寻踪丛书)

ISBN 978-7-80219-832-6

I. ① 胡… II. ① 陶… III. ① 胡适 (1891—1962) —生平事迹
IV. ①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6470 号

图书出品人 / 肖启明

出版统筹 / 赵卜慧

责任编辑 / 万方正

书名 / 胡适：徽州之符

HUSHI: HUIZHOUZHIFU

作者 / 陶方宣 著

出版·发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地址 /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
电话 / 010-63292534 63057714 (发行中心) 63055259 (总编室)

传真 / 010-63292534

Http: //www.rendabook.com.cn

E-mail: mzfx@263.net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开本 / 16 开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

印张 / 13.25

字数 / 160 千字

版本 /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刷 /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80219-832-6

定价 / 29.80 元
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序 言

徽州那些奇异的山峰——陶方宣

很多人这样对我说：你们安徽出人物。这样的话我多半不信。我认为所谓的人物无非两种：将相帝王和大家名流——五千年文明之风吹遍每一寸河流、山川，哪一片地域找不出一两个人物？但是，在安徽徽州那些高耸入云的群山之间，确实出过一些让我抬头仰望的人物，比如陈独秀、比如胡适……

我一向崇敬胡适，他的中西皆通深深地影响了我，我的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深度，全部源自于安徽老乡胡适之。他的中西皆通其实就是融会贯通，或者说是一通百通。一个人如果哪一个方面不通的话，这个人肯定教条、片面又僵化，缺乏宽阔与包容。胡适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，就是得益于他的中西皆通、一通百通——对于大家来说，所走过的道路可能不一样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大境界上殊途同归，因为条条道路都通向罗马，不管从哪个方向攀登高山，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，就是登临极顶。

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西皆通？因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，要粗略地划分一下，地球上的人类文化就只有中西两个方面，只通任何一方，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，因为他没有看到人类文明的全部，所以他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狭隘而片面——当然，一个人成为大师，这里面肯定有个人的天赋与努力，但也有命中注定的东西，命是不可选择也无法更改的，它不仅仅是历史、文化的选择，也是生命的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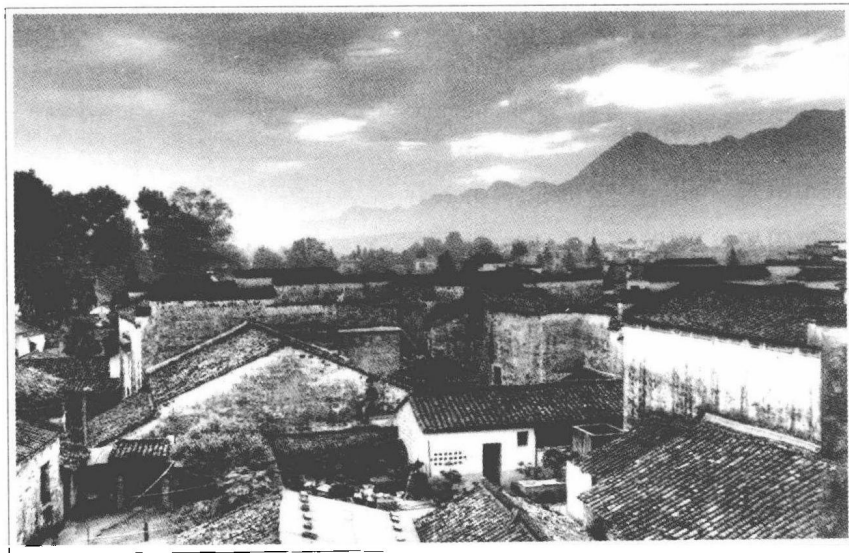


然选择。回眸 1891 年的中国，现代文明的种子就要破土而出，在上海，一个叫胡适的孩子出生了，后来他回到了故乡徽州——上海与徽州从此成为胡适生命的两极，这就是冥冥中神灵的安排，少了哪一极胡适都不能破土而出。他在上海生活了七年，在徽州生活了八年，这个徽州少年自小酷爱读书，四面青山的徽州古村简直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老式书房，他那么小，连学堂板凳都坐不上，母亲就抱着他坐上去。他是一个刻苦的学生，天没亮老师没起床，他就端着一盏罩子灯到老师家来取学堂钥匙。徽州是一片文化沃土，胡适在这里获得扎扎实实的功底，他随后到上海，后来又远游海上，他的眼界与心胸变得宽阔而坦荡，就像那片波涛汹涌的太平洋——不妨设想一下，如果他一直在上庄，顶多就是一个会讲古的眼镜滑到鼻梁上的老先生而已，这样的先生在徽州遍地都是，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与眼界。可是他到了美国，西装一穿洋风一吹，他脱胎换骨。他亲身参加了美国大选，他是实证主义大师杜威的门徒，他知道现代文明好在何处，他知道封建专制坏在哪里，他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扛大旗者，石破天惊地发表了划时代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仿佛随手划下一横一竖：横的是传统文化，竖的是现代文明，一横一竖正好构成现代中华文明新坐标。在这个图徽式的坐标下，一代文化大师就此在万千学子心中高高耸立。

为了写这本《胡适：徽州之符》，我七进徽州，就是要在那片厚土里获得生命滋养。当然最终如愿以偿，我感恩胡适，感恩那些启



人心智的文字，也感恩所有给这个世界留下高贵或智慧文字的灵魂，人们应该将这些名字永远铭记在心。在异乡早春的夜晚写下这些散乱文字时，我的心早已飞往徽州，飞到齐云山、九华山、天柱山、黄山之巅，那都是一些高耸入云、风光无限的青青大山。



引子

选择在一个深秋来到徽州，一阵阵秋风正在穿越山冈，秋风扑面落叶缤纷，我正穿越徽州深深浅浅的秋山。我来得好像正是时候，徽州是一个黑白残梦，正适合在秋天的黄昏沉溺。

穿越一夜黑暗，在黎明时分抵达，从夜行的列车上下来，无端生出锦衣夜行之感，衣服里裹挟着郁蒸的人气——那是一趟慢车，像记忆一样缓慢的漆着绿漆皮的列车，上世纪的列车，咣当咣当开着。记忆像铁轨一样漫长，它擦过江南无数流水小镇，将我送达这个山区的小城绩溪——李敖称它为“湿淋淋的穷城”。没有人接站，也不知目的地在哪里，这是我的旅行习惯，孤身一人散漫地融入自然深处草木深处，或者是万人如海一身藏，没有比这样的消失更让人感到自由自在。

站在绩溪小站空无一人的广场上，黎明时分淡青色的晨光中，似乎看到大师胡适的微笑，一个苦涩的微笑，我正是循着这个笑容与书香远道而来，来到白墙黑瓦的徽州小城——而此时小城正经历一场秋雨，雨水淅沥，一如淋漓尽致的水墨，纸上的水墨，是宣纸与徽墨，是白得像白天一样的宣纸，是黑得像夜晚一样的徽墨。徽州冗长的画卷正在飒飒秋风淅沥秋雨中徐徐打开，一部收藏了几代的水墨长卷：破败朽烂的老屋、空寂僻静的古村、残破荒凉的祠堂、空无一人的老街，像石刻的徽雕一样凝重，又像纸扎的灵屋一样虚幻……

我的胡适之旅徽州之行，正是从这个天色微明的清晨开始——短暂犹豫之后，我决定先去接近江冬秀。如果要解读胡适之，必得先熟读那个喜爱坐在徽州美人靠上的徽娘江冬秀。江冬秀不是胡适之书的封面，却应该是最重要的扉页。

目 录

第一辑 美人靠

小脚太太——江冬秀 _____ 002

梦中情人——曹诚英 _____ 025

精神之恋——韦莲司 _____ 039

亲密好友——陈衡哲 _____ 051

第二辑 李改胡

徽州四大“胡” _____ 060

千年假胡成真胡 _____ 064

吃干饭的男人 _____ 069

刺在脸上的蓝字 _____ 074

萝卜菜籽结牡丹 _____ 078

先有胡万和，后有川沙县 _____ 082

愁容满面的县太爷 _____ 086

可怜的小寡妇 _____ 089

老宅里的幽暗岁月 _____ 093

第三辑 微骆驼

砚台上的夜色 _____ 098

海上的风 _____ 112

北大升起启明星 _____ 125

浮出海面的岛屿 _____ 141

第四辑 风雅颂

划过雪地的扫帚 _____ 161

浓缩的黑夜 _____ 171

被收藏的月光 _____ 184

孕育生命的湖泊 _____ 194



第一辑

美人靠

“记得那年，你家办了嫁妆，我家备了新房，只不曾提到我这个新郎。这十年来，换了几朝帝王，看了多少兴亡，锈了你家嫁奁的刀剪，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。更老了我和你人儿一双——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，越陈偏越响！”

——胡适



少女时代的江冬秀

小脚太太——江冬秀

烧香求佛的村姑

很小很小的一个庙宇，野藤缠绕，就在江冬秀家不远的地方。不知多少次，江冬秀就在这里深深地跪下去，求佛大发慈悲之心，让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博士早日归来，回到她的身旁。

她识字不多，小庙上“有求必应”四个字倒还认得——她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来求佛。佛是万能的，她相信佛会有求必应，就像相信只要春风一起，后山岭上的映山红必定会漫山遍野红得像燃烧的篝火一样……

她总是选择在夜晚来求佛，徽州山村的夜晚，黑得如同一坛徽墨，明月之下，清露之上，她把一颗单纯的心燃成一炷香，供奉在大慈大悲的菩萨面前。她不愿让江村人看到她的期盼与煎熬，她只能趁着夜色悄悄来到庙前，她相信她的每一声祈祷、每一次跪拜，那个上庄人称糜先生的少年在海那边、在天尽头都能够听到，看到。



江冬秀烧香求佛的小庙

有无数白墙黑瓦的村庄像断

了线的家谱册页，被秋风一吹，散落在徽州青青大山里，江村只是很普通的一处——它背靠着高人云天的青山，端坐在青山下的台地上。村庄左右两侧各有两座小土山，远看就像两把太师椅，左右的小山宛若太师椅的扶手，一条清溪蜿蜒而下穿村而过，潺潺流水千年依旧。我与这个徽州的村庄很有缘分，我岳父当年就读的皖南六县联中，抗战时期就迁至这里，不久他就从这里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——1950年代水患频发，表姐的父亲逃荒来到这里，繁衍至今，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。我多年前就来过江村，长长的古街、庄严的宗祠吸引了我的目光，多次走过这座小小的古庙，伫立于村后的青山，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烧香求佛的村姑。乡村的姑娘就像野草闲花，除了自己的父母，外人谁会记住她们的名字？如果江冬秀不嫁给胡适，谁会记住这个身材不高、手脚肥胖的山乡姑娘？



徽州旌德江村江冬秀故居

在江村老一辈人口口相传中，江冬秀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姑，她个头不高，有几分福笃之相。生于江村的官宦之家，她其实并没有读过多少书。那个时候的姑娘都遵守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作为徽州姑娘，江冬秀自然也没有例外。说她理解胡适，那也不现实，但是“父母之命”注定让她和胡适走到一起，她就发自心地喜爱这个山那边的青衫少年。更何况，他在村人眼里是那么有学问，是个读书人，出过洋；更何况，他长得斯斯文文，白白净净，即使用现在的审美标准来看，也是一个帅哥，她没有理由不爱他——她还大他一岁，典型的姐弟恋，爱起来更心疼，更痴情。

我来江村正是深秋，村后的野山上漫山遍野全是柿子和野核桃，并没有人来采摘，核桃啪嚓落下一颗，啪嚓又落下一颗。从前这些

核桃都是有主人的，现在村民们全都外出打工，野山上的核桃和柿子都自生自灭，便宜了那些鸟兽。当年江冬秀就在这里摘过灯笼一样的红柿，挥竿打过山核桃，这两样都是胡适的最爱——胡适乳名叫糜先生，江冬秀在书信中就称他“糜哥”。有一次听胡母说糜先生就爱吃家乡的柿子与核桃，江冬秀就记在心里。年年秋风过山梁时，她就采下几筐柿子，从秋留到冬，柿子烂成一泡水，她的糜哥一去无踪。当然，核桃是可以留下来，但是一年年的山核桃发芽了，长成了小小的核桃树，她的糜哥仍未回还。

江村一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还记得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年深秋，天已经很冷了，秋空里大雁如流云般从头顶飞过，雁粪如雨。茅草吐着白絮在秋风中起伏，翻飞的落叶是冬天的请柬。江冬秀一个人在后山上打核桃，一个打毛柴的年轻人经过她的身旁，突然调侃她：“你别打了，糜先生不会回来吃的，他在美国娶洋女人，都生下浑身是毛的小洋人了。”这样的谣言通过口口相传，江冬秀在与胡适订婚的十多年里不断听到，可是，从来不曾有人当面这样对她说过，打毛柴的小青年太鲁莽，知道她心口流血还要拿刀来扎，江冬秀泪水滴落，转身举起竹竿追打这个多嘴的家伙。年轻人吓得掙下柴担拔腿狂逃，边逃边叫：“你打我干什么，这又怪不得我，你有本事到美国找糜先生去，有本事你和美国洋女人干一架，将你男人抢回来。”江冬秀追不上，扔下竹竿，蹲伏在核桃树下哭得气涌如山。

那一年她26岁，在古老的徽州，这样的姑娘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姑娘，是一个老得再也嫁不出去的老姑娘。那一年是她和胡适订婚的第十二年，如此漫长的婚约，也是徽州从未有过的，她没有绝望，也不会绝望，这就是徽州女人的坚贞与忍耐。她丢下打核桃



胡适与太太江冬秀

的竹竿，转而将目光投向那座日日经过的小庙，她的心地那么虔诚，她相信菩萨一定会保佑她。

佛终于被打动，将胡适再一次送到她的身边，她不懂他的哲学，更不懂他的文化，她只是喜欢他。他的眉毛、嘴唇、头发，他脸上的微笑与手心里的温暖，她原本要的就不是那些身外之物，她只是要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佛统统满足了她——因为这一份美满姻缘，徽州大山里这个藉藉

无名的小脚女人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也留下一行脚印，一行逶迤的、深深浅浅的脚印……

挣不断的红丝线

从胡适家的上庄，到江冬秀家的江村，隔着一座耸入云天的大青山。一条蜿蜒在峡谷密林中的石板道，像一条挣不断的红丝线，从大青山陡峭的肩头缠绵而过，一头拴住上庄，一头系着江村，也将胡适江冬秀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牢牢捆扎在一起——是一对儿苦瓜，也是一对儿蚂蚱。

我从江村村后的荒山坡下开始登山。正是初冬时节，山洼里时见薄薄的积雪，还有一些蓑草和枯萎的野菊花，青石板山道随着起伏的山势，高高低低地隐没在树林下或草丛中。由于年久失修，有

些路段几乎看不出路的痕迹，我只能凭着直觉在山林里行走。我想象着当年江冬秀挪动着小脚在弯弯的山道一扭一扭的情景。还有胡适，胡适也来来回回在这条山道上走过好几趟。那时候他青春年少，身材瘦削单薄，身着飘逸的青衫，清秀的脸庞带着一抹书卷之气——春天的时候，这条山路野花缤纷，到处长满竹笋与野蕨，江冬秀常常头戴箬帽到杨桃岭采蕨菜、掰笋子，有时候也会采下一支两支映山红别在箬帽上。只是受困于古老徽州铁板一样坚固的道德秩序，他们从来不曾牵手在这条山道上奔跑，甚至在婚前，连面也没有见过一次。胡适只见过江冬秀寄赠的一幅小照，那是一个福笃笃的姑娘。胡适越看越陌生，他将照片夹在书页中，梦中出现她依稀的容颜，不像花，倒像月，是一轮满满的月。



横亘在绩溪上庄与旌德江村之间的大青山

这一根红丝线最早从太子会上牵起——徽州男女的青梅竹马或情窦初开，总是与太子会有关。那一年一度的太子会，是农耕的盛典，是乡村的派对与狂欢。做“会”的村庄，家家户户要将亲朋好友接来看“会”。胡适的姑婆就是江冬秀的舅母，在青山下那个枫杨树环绕的叫旺川的村庄，她们都带着小孩来看会，江母吕贤英一眼就相中了眉清目秀的胡适，她要这个乡村里罕见的斯文少年做她的毛脚女婿——在这里，丈母娘代替女儿“一见钟情”。

胡娘冯顺弟微微笑一下，不肯表态。一来，她的家境日益衰落，配不上江家这个翰林之家探花后裔；二来，江冬秀比胡适还大上一岁，徽州的民俗是，“男可大十岁，女不可大一岁”；三来，江冬秀属虎，胡适属兔，母老虎对付小兔崽子，那是手到擒来的事，冯顺弟可不想让自家儿子被一只母老虎欺负。吕贤英不死心，请私塾先生胡祥鉴说媒。胡祥鉴做先生，嘴巴皮子上有功夫，把江冬秀说得花好稻好。冯顺弟碍不过亲戚情面，开出了胡适的生辰八字。算命先生算出的结果是“天赐良缘”，一方红纸在胡家门框上贴了许久，冯顺弟进门出门看三次，脸红得像篱笆下的山桃花——既然缘分天注定，岂有违抗之理？徽州人家都是耕读传代诗礼人家，一诺就值千金。在那个油菜花如洪水一样泛滥成灾的春天，签下婚约后的胡适就去了上海，他像一叶孤舟，漂过新安江、钱塘江的清清流水，一直漂到上海，最后又漂向海上。

在徽州大山里，江冬秀成了传说中的徽娘，在深宅大院之中，在明月星光之下，她坐在那些祖传的磨白了的美人靠上，像徽州古老山村千千万万的徽娘一样，在守望中任云聚云散花谢花飞。十多年的岁月转眼而逝，每年秋天，她会将一颗核桃当啷一声丢到瓷坛